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五十六回 張羽士神謁天師府 溫元帥怒劈靈猴使

燕使嚴震等復命的话，無庸齒及。只說金幼孜奉了燕王之命，兼程馳驛，到了江西廣信府貴溪縣。換了大轎，然後到龍虎山。問張羽士時，在山岩間一個洞中修道。一望不打緊，急得冷汗如雨，卻原來純是剝崖仄徑，步行也不能上的。幼孜回顧僕人道：「這卻怎了？」早有個樵夫，輕輕便便的走將下來，幼孜就招呼道：「樵子，我送你勞金，把我們帶將上去。」那樵夫問了來的緣故，知道有些銀錢的，便應道：「帶是難帶，除非把條繩子拴在你腰裡，我在前頭拽著繩子，就不怕跌下去了。」從人喝道：「放屁！難道我們老爺被你牽著走的？」樵夫便揚揚的去了。幼孜急招手道：「你來，你來！」樵夫又站住應道：「老爺若不願牽著走，是沒法的。」幼孜乃令從人解下三、四條帶子來接長了，自己緊緊拴在腰裡；又將那半截繩子，叫樵夫也拴在腰裡，這是恐他手中拿不牢的意思。樵夫遂向前背著引路；幼孜一步一步的捱將上去。到那險滑的所在，就彎著腰兒，把兩手按著沙石，逐步爬上。足足一個時辰，到了洞前。有一片席大的平地，幼孜喘吁吁坐倒在石上。看後面時，只來得兩個小健奴，其餘都在山下等候，幼孜令賞給樵夫去了。定定神兒，看那洞上刊著三個大字曰「壁魯洞」，就道：「這也奇！」

你道這個洞名起於何時？是秦始皇要燒聖人之書，邑人把魯國經書藏在裡面，用亂石塞沒了洞口，方得免了劫火之禍，所以名曰「壁魯」，猶之乎漆書、壁經之意。言魯國之書，藏於此洞壁中也。幼孜不解，所以驚詫為奇。那洞頂正中與左右，有三個峰頭環抱著，極是藏風聚氣的靈穴。洞口向東南，進有十步，轉向南，是天造地設的一間斗室，冬日暖，夏日涼的。

健奴吆喝道：「洞內有人，快出來接聖旨。」卻並無答應。幼孜即令人進去探看。說有個道士，閉著眼睛坐在石牀上，叫他不應，竟像死的一般。

乃自己步將進去。到轉灣的所在，見透進天光，就是右邊這個峰頭，根底裂開數尺，漏下日景，正照著南向的洞。洞中石榻、石几皆是天生成的。看涵虛羽士時，端坐不動。

幼孜從容說道：「下官奉旨來訪仙洞，請大真人鈞命。」涵虛方微開雙目，說：「貴人豈不知希夷先生之語乎？九重丹詔，休教彩鳳銜來；一片閒心，已被白雲留住。貧道槁木死灰，雖雨露不能榮，烈火不可燃。天使齎詔遠來，得無誤耶？」說畢，仍閉著眼了。幼孜道：「在真人不消說是泥塗軒冕；在天子特召真人，亦不是去拜官受職。只為山東妖寇作亂，敦請降他，以顯道力耳。」涵虛道：「我已知之。貧道降妖伏怪，是畜類成精的，卻不曾學習武藝與人廝殺。你速速去罷，毋得擾我工夫。」

幼孜著急，便跪下道：「真人差矣！前下有下官同寅胡濛奉使回來，奏明天子，說真人能平妖寇，所以特地下詔來此。今真人不去，總是下官之罪了。聖主一怒，合門盡戮，這是下官為著何來？還求大真人再思。」涵虛聽了這話，果然是不敢空回的，就道：「請起來。前此貧道偶到祖天師宮中，原有兩個什麼官來遇著了。說起山東作亂的事，要請貧道去降他。貧道曾說：『這個女將有些來歷，未經查明他根腳，那裡就降得？』不過是這句話。如今天使既不能復命，我只得下山去走一遭。但不能遠到燕京，只在南都結壇，我自去查勘。降得降不得，且到那時定局。」幼孜又道：「真人若只到南都，與不出山一般，下官的罪也是逃不去的。」涵虛道：「我自自然啟明世子，與汝無妨。」幼孜方喜喜歡歡謝過了，便請同行。涵虛道：「煩天使將詔書送入天師宮，就在那邊等候；貧道於明晨即至。」幼孜料非虛語，隨令兩小健奴左右攙扶，匍匐下山。到宮中時，自有道士接詔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涵虛羽士到來，先在祖天師聖像前默禱叩過，方取了寶劍玉璽，帶了兩個書符咒的法官，同著幼孜登舟。過了鄱陽湖，從九江順流而下，數日便到了金陵。幼孜先入城奏知世子。世子立命擺駕，親率諸大臣等出郭相迎；並用八座大轎請真人登岸，在弘濟寺中相會。涵虛見他君臣欽敬，心亦喜歡，即便升輿前去。諸臣皆候在寺門延接，世子坐在第二重門上。

涵虛才步進去，世子早已肅然端立，真有人君氣象也。但見：

面貌豐隆，身體敦厚。敦厚在熊腰虎背，屹如山嶽之形；豐隆在舜目堯眉，炯乎天日之表。戴的是燕子青織就暗龍軟翅冲天冠，穿的是鵝兒黃繡成團鳳摺襟凌雲服。束的是藍田碧玉帶，色奪瓊瑤；垂的是赤水玄珠珮，光含星斗。今者位居乎震，早瞻世子之儀容；他年帝出乎乾，佇睹太平之氣象。

原來這位世子與燕王迥乎不同。他的性情愷梯，氣質純粹。相待群臣，動合乎禮。而且見事明亮，臨機決斷，凡有處分，皆當乎義。自留守南都之後，雨暘時若，兆庶安業，臣民莫不愛戴，就是明朝第一有道的仁宗皇帝。燕王之不致亡天下，咸本乎此。張羽士是個法眼，看去便知是真命天子，忙趨向前打個稽首。世子也回了禮，說：「寺中不便講話，請大真人到本宮請教。」於是世子鑾駕先回，諸大臣陪著涵虛，一齊進城入朝。

世子降榻延入。再三謙遜，行個小禮，世子向北斜坐，涵虛西向正坐，姚廣孝東向相陪，諸大臣皆席地而坐。世子開言道：「青州妖黨擾亂生民，致煩真人遠降；得邀道力，奠安中土，社稷之幸也。」羽士應道：「驅除邪術，貧道分內之事。但不知彼所行者，是何妖術？」世子向來得自傳聞，未能遽應；姚廣孝代為答道：「不過是豆人紙馬，在陣上見之，未免草木皆兵。」羽士微微而笑，慢慢的說道：「果係豆人紙馬，則是邪不勝正，用些惡血穢物，便可立破，何用貧道？數年前，曾有幾個愚徒在中州回來，傳述這唐姓女子誅怪驅蝗，及闡割濟南太守事情，卻都是正法，不知從何得的？貧道須查明他的來歷，然後可以驅遣。也莫看得輕易。」世子遂拱手請教，羽士道：「自古以來，兵興之世，原是劫數使然。或者列宿臨凡，或係魔王出世，要看他氣數若何。可擇一幽曠地面，結個淨壇，貧道神遊至我祖天師府，查勘的確。若由上天所降，自有道力挽回；倘係依草附木之徒，便可令神將逐之。至於陣上交兵，則非貧道所得與聞也。」姚廣孝對道：「當今奉請，原是如此意。竟擇地在天壇何如？」羽士道：「使得。」世子隨傳命與應天府尹，在南郊結壇。並令光祿寺排宴，羽士辭謝道：「貧道在山，終歲不食煙火，無煩費心。」世子乃命但設果品，羽士略用了些。遂送至公館安歇，諸臣等亦皆散朝。

不兩日，壇已告成。世子又駕臨看過，然後去請真人。涵虛到了壇中，安設了祖天師聖位。隨啟世子道：「明日便有神將護壇，無論何人，皆不可擅入。請於壇外敕令武弁一員，帶兵士守衛；並著個內監在外伺候，以便有所啟達。」世子一一允諾，即行辭去。

涵虛過了一宿，次日就寫家書。且住，難道張羽士寫個家書寄回去麼？非也。當日道陵真人昇天時，遺命後人能學道法者，倘有緩急，寫個情由，打上玉璽，焚於爐中，即有功曹傳遞天師府，謂之「家書」。涵虛寫畢，焚告之後，隨召溫天君護壇，龐天君為引導。這是引導什麼？要知涵虛羽士是位地仙，未曾朝見上帝的。今要神遊上界，南天門上有神將把守，如何能夠進去？亦且認不得天師府在何處，所以要員天將來引導，便無阻礙了。就是海島神仙已經朝謁過上帝的，縱亦不敢擅進南天門去。如今世上做外官的，非奉敕旨，不許擅入京城，是一樣的道理。若是別位地仙要進天門，必須奏聞上帝，神將亦沒有個私來引導的。只因張羽士是玉虛師相之子孫，方可權宜行事。

當夜涵虛凝神打坐。到了子時，泥丸宮轟然一聲，陽神已出了舍。龐天君便來引著，進了南天門，直到天師府。天君又先為啟知，然後許令進見。叩禮已畢，天師示曰：「人能慎言，庶無後悔。汝這出山一番，雖云有數，到底是語言上惹出來的，將來尚有大難。我付汝兩句，汝宜謹遵，速歸本山。」隨念云：

遇馬則放，遇鳩則避。

天師以手揮曰：「去罷。」涵虛甚是惶恐，俯伏對曰：「孫兒雖不肖，不是有越清規，被燕王差人強逼出來的。如今既到南都，若沒有回覆他的话，如何肯放歸山？還求我祖聖慈，垂憫指示。」天師道：「雖然，我說與汝，汝卻不可直說與他。那燕王是斗牛宮的天狼星，帝師是月殿的太陰君，兩邊在上界生了齟齬，又正遇著這次劫數該是太陰君掌握，所以降謫世間，即借此刀兵以報仇

隙，日後少不得有個結局。汝是何人，敢與此事！這是天機，倘有漏泄，干罪匪輕。速去，速去。」涵虛不敢再問，叩首而出。龐天君還在府外等候，又引導出了天門，回到壇中。

天眼看時，蠟炬燦煌，已及黎明。把天師吩咐的話，再三躊躇，定了主意，即乘輿人朝。宮門監者疾忙傳奏，世子隨升便殿，召請涵虛進宮。屏去了侍衛，先道謝過，然後問及始末。

涵虛道：「中原主有刀兵之劫，所以降此一班惡宿，不幾時完局了，便成瓦解，無傷國脈的。皇上千秋甚富，後來聖子神孫，綿綿百世，不消慮得。但有句最要緊的話：切不可御駕親征，與彼見面。貧道如今無事，也就告歸荒山了。」世子聽了涵虛的話，甚是囫圇，不好明明駁他，乃緩言道：「真人見過天師，自是不錯，孤家也信得過。獨是父皇遠在三千里外，把這個話來表奏，斷乎不信，則罪在於孤家了。還要祈求道力，完融此事為妙。」涵虛道：「殿下以貧道為誑語耶？其實天機不可預洩，所以止要其究竟而言。天下是本朝之天下，斷不致有分裂的。天律森嚴，上界豈容再去？貧道實無法了。」世子就順著說道：「天機不敢預聞。但就尊諭，止要明白其究竟。即如刀兵劫數，恁時可完？這個女將，怎樣結局？自此以後，大勢若何？不說到所以然，就是不漏泄天機。」

涵虛被世子這番話禁住了。心中一想，連天師也不曾說到這個地步。沒奈何應道：「貧道的話句句真確，日後自有應驗。就是『不幾時完局』這句，內中含著天機，斷不能顯然指明的。若說大勢，則『無傷國脈』一語，便是究竟了。」世子見涵虛多少推卻，就變句話頭來問，說：「道陵天師現在上界掌握何事？」涵虛答道：「玉虛師相共有四位：第一家祖先師，次是煞真人，又是許真君，第四是葛仙翁。常在上帝左右，如人間帝主之有師保、阿衡也。」世子道：「如此，則是所降惡宿，必知其壽數之長短與劫數之年月。再求真人去請問請問，然後可以復奏。」涵虛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大約女將之壽數，就應著生靈之劫數，我到岳庭去一查便知。若我祖天師，豈敢再瀆？」世子道：「只消知道得確，何分彼此？」涵虛道：「焉有不確？」遂即辭出。

看書者要知道「岳庭去查」這話是錯的。大凡從天上降生下來，是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；若從中界神道中輪回的，生死在岳庭冊籍；至閻羅天子生死簿上所注，都是些鬼去投胎的，原有此三者分別。日後嫦娥肉身成聖之日，也就算個死期，在岳庭怎得知道？涵虛未知就裡，回至壇中，躍坐棕茵。黃昏時分，神遊到岳庭去了。兩員法官都在左右侍護。忽一聲響，空中掉下個大猴兒來。二法官此一驚非小，涵虛亦頓然醒覺。看那猴兒，卻是劈開腦蓋的，甚為奇詭。遂立刻畫符，追取猴兒陰魂勘問。這勘不打緊，直教：仙魄摧殘，真人也受陰魔厄；靈風排蕩，狹路還遭神女嗔。只在下回分解。